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
正 訂

馬氏文通

022
715

序

昔古聖開物成務廢結繩而造書契於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形也聲也閱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迺權輿焉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旁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於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音韻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則謂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統類而要刪之不外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三者之學至我朝始稱大備凡詁釋之難點畫之細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然其得失異同匡庸與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返求夫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第據此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點畫音韻千變萬化其賦以形而命以聲者原無不變之理而所以形其

形而聲其聲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變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曰有章曰有序曰有章卽此有形有聲之字施之於用各得其宜而著爲文者也傳曰物相雜謂之文釋名謂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錦繡然也今字形字聲之最易變者則載籍極博轉使學者無所適從矣而會集衆字以成文其道終不變者則古無傳焉士生今日而不讀書爲文章則已士生今日而讀書爲文章將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又與學者以易知易能其道奚從哉學記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其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通雅引作離經辨句謂麗于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度卽讀所謂句心也然則古人小學必先講解經理斷絕句讀也明矣夫知所以斷絕句讀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讀之義劉氏文心雕龍云夫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顧振本知一之故劉氏亦未有發明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

書聽其終日伊吾及少長也則爲之師者就書衍說至於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於句首者有殿於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後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固昧然也而一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噉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後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上稽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辭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愚故罔揣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爲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語策爲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今之簡篇字裏行間渙然冰釋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爲一書名曰文通部分爲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學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義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若與夫軍中之令司官之式皆自爲條例以及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橫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書若非預爲詮解標其立義之所在而爲之界說閱者必洸洋而不知所謂故以正名冠焉次論實字凡字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卽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

或賓之或先焉或後焉皆隨其義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當次論虛字凡字無義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辭氣之不足者曰虛字劉彥和云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虛字所助蓋不外此三端而以類別之者因是已字類既判而聯字分疆胥有定准故以論句豆終焉雖然學問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然卽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而劉氏所論之文心蘇轍氏所論之文氣要難一蹴貫通也余特怪伊古以來皆以文學有不可授受者在併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講焉爰積十餘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蓋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奧啓其緘滕導後人以先路掛一漏萬知所不免所望後起有同志者悉心領悟隨時補正以臻美備則愚十餘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馬建忠序

後序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頂圓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卽同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而唇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窮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亙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畫革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辣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

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而或曰：吾子之於西學，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交際，與夫天津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下至富國富民之體用，縱橫捭闔之權策，而度數重化，水熱光電，製器尙象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淵淵乎，深者測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既無不目寓而心識之間，嘗徵其用於理財使事，恢恢乎其有餘矣。今下關之撫，初成上下交困而環而伺者，與國六七，岌岌乎識時務者，方將孔孟西學，藟狗文字也。今吾子不出所學，以乘時焉，何勞精敝神於人所唾棄者，爲是時不馮唐而子自馮唐也。何居曰：天下無一非道而文以載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載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學以致其道，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爲文，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爲文，而以其餘年講道明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

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強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宇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則爲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丹徒馬建忠又序

例言

是書本旨、專論句讀、而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夫字類與句讀、古書無論及者、故字類與字在句讀所居先後之處、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語曰、必也正名乎、是書所論者三、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

古經籍歷數千年、傳誦至今、其字句渾然、初無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書迭見者、有他書互見者、是宜博引旁證、互相比擬、因其當然、以進求其所同所異之所以然、而後著爲典則、義類昭然、但其間不無得失、所望後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備、

此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各國皆有本國之葛郎瑪、大旨相似、所異者音韻與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學切音、而後授以葛郎瑪、凡字之分類、與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於此無不文從字順、而後進學格致數度、旁及輿圖史乘、綽有餘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書係

仿葛郎瑪而作、後先次序、皆有定程、觀是書者、稍一凌躐、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筆學中國古文詞、卽有左宜右有之妙、其於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學西文者、蓋事半功倍矣、

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而經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顏氏家訓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獨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爲近似、然亦時有結籀爲病者、至以虛實之字、措諸句讀間、凡操筆爲文者、皆知其當然、而其當然之所以然、雖經師通儒、亦有所不知、間嘗謂孟子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兩句中之兩其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之法相似、何爲之焉二字、變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兩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變、凡此之類、曾以叩攻小學者、則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書爲之曲證、分解、辨析毫釐、務令學者、知所區別、而後施之於文、各得其當、若未得其真解、必將窮年累月、伊吾不輟、執筆之下、猶且與耳謀與口謀、方能審其取舍、勞逸難易、

迴殊霄壤。

此書爲古今來特創之書、凡事屬創見者、未可徒託空言、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於人、爲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爲之也、古文之運、有三變焉、春秋之世文運以神、論語之神淡、繫辭之神化、左傳之神雋、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氣、國語之氣樸、國策之氣勁、史記之氣鬱、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然之氣、下此則韓愈氏之文、較諸以上之運、神運氣者、愈爲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爲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止、先乎韓文、而非以上所數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間取焉、惟排偶聲律者、等之自鄧以下耳、凡所引書、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書中正文、只敘義例、不參引書句、則大旨易明、正文內各句、有須引書爲證者、則從十三經註疏體、皆低一格寫、示與正文有別、

引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公羊穀梁、只舉論孟學庸公穀一字以冠引書之首、國語國策只舉語策、而以所引語策之國名冠之、公穀之後、綴以某公某年、引左氏

則不稱左、單標公名與其年、莊子只稱篇名、史記只稱某某本紀、某某世家、列傳、八書亦如之、前漢只稱某帝、某傳、某志、若引他史、必稱史名、如後漢三國晉書之類、韓文單舉篇名、且刪其可省者、

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證爲法、其不如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詞經史百家、姚姬傳氏之所類纂、曾文正之所雜鈔、旁如詩賦詞曲、下至八股時文、蓋無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書句、易與上下文牽合誤讀、今於所引書句、俱用小字_居印、於所引書名篇名之旁、以線誌之、以示區別、

文通

正名卷之一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義之所在者、曰界說、

界之云者、所以限其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書中所命之名、有因儒先所經用者、有今所特創者、今爲各立界說、而命義乃明、至其因者、或與儒先之義攸乖、而創者又或見爲捏湊、而不能醒目、兩者知所不免、然且爲之、以便論說耳、惟名義一正、則書中同名者必同義、而誤會可免、

界說一 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實字之類五、虛字之類四、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于端、畢終於亥、皆有事物可解、未見字有無解者、不知說文惟解字原、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故無無解之字、而虛字則概皆假借於有解之字、如焉爲鳥名、爲爲母猴之屬、故字原原無無解者也、翻閱往籍、往往以所攸其斯、凡曰孰得諸有解者、與

夫蓋則以而諸無解者同科、又以何必未無是非諸有本義者、等諸於雖及矣、焉哉乎也諸無義者之字、互相混淆、不可枚舉、先儒書內、更有以動字名爲虛字、以與實字對待者、近世曾滌生氏與人書云、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以上兩字同者、上一字皆實字也、下一字則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韓文之步有新船、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字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說伏以敗人之兵、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設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以上曾氏之說、是以動字爲虛字者也、然若焉哉乎也諸字、焉哉乎也諸字本書始謂之虛字例見後、不知曾氏將何以名之、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虛實諸字、先後錯用、自無定例、讀者無所適從、今以諸有解者爲實字、無解者爲虛字、是爲

字法之大宗、其別、則實字有五、虛字有四、外此無字、故虛實兩宗、可包括一切字、

界說二 凡實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曰名、

事物二字、一切畢賅矣、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華嶽、人倫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亂神、利命與仁、物之無形者也、而所教者文行忠信、所治者德禮政刑、所得者位祿名壽、所藝者禮樂射御書數、皆事也、皆名也、凡目所見、耳所聞、口所嗜、鼻所嗅、四肢之所觸、與夫心之所志、意之所感、舉凡別聲被色、與無聲無臭、苟可以語言稱之者、無非事也、無非物也、無非名也、

界說三 凡實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

事物有在當前者、不必名也、以爾我彼此諸字指之、其不在當前而其名稱已稱之於前者、以後可以其之是此諸字指之、以免重複、論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彼奪其民

時、公莊二十三、夫何敢是將爲亂乎、

以上吾女我爾彼夫是諸字、皆代當前所稱名之人也、又孟、王見之、

之指文之牛、

孟、是乃仁術也、

是指前文所言不忍之心、

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兩其字卽指管

晏、

孟爲此詩考其知道乎

此字指前引鷓鴣之詩，故有之。是其此諸字以指前文，前文可

不必重言，蓋有所以代之矣。故曰代字，代字之異於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則所指異而爲字則一。先儒或以代字列諸虛字，或謂爲死字，而無有與名爲比者，蓋未知夫凡代者，必與所代者同其體用耳。故代字者不變之名也，用與名同。

界說四 凡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

天下事物隨所在而必見其有行，其行與行相續，卽有由此達彼之一境，所謂動也。故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夫事物無一時無行，卽無一時不動，其動之顯者，鳶之飛、魚之躍、犬之吠、雞之鳴，其隱者，如制心之克伐、怨欲、學詩之興觀羣怨，大之則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精之則鈎深致遠，知來數往，而生財之生食爲用，道國之敬信節愛，處世之用行舍藏，行道之立道綏動，學修之切磋琢磨，誠之之學問思辨，凡心之感與意之之，皆動字也。動字與活字無別，不曰活字，而曰動字者，活字對待者曰死字，未便於用，不若動字對待之。